

尋「美」於自由 - 馮朝霖教授訪談錄¹

訪問時間：104年8月10日

地點：國立政治大學井塘樓

採訪／梁凱翔、龔祥生

文字編撰／阮凱利

在一次會議中，馮朝霖老師說：「學哲學的人最喜歡別人的提問！」就是這樣的因緣，我們藉由訪談，一股腦兒向老師請教了許多問題，在老師的談話中，對「美感教育」的不解與疑惑做了一次澄清²，也對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未來的工作發展有深刻的體認。

一、美感教育的本質

首先，經常困擾的問題就是：「美感教育是什麼？」或者「什麼是美感教育？」十個人可能有十一種不同的答案。馮朝霖老師的想法是這樣的：

美感教育的本質就是四個字：自由自在。自由的意思是說，你做任何事情，不會覺得是被迫的、不願意的。自在意思就是說做自己。……美感教育跟自由是很有關係的，自由也與想像力有密切關聯。我們在學校教育中推廣美感教育，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要讓教育去實現人類在精神上及靈性上面的自由。自由是一種能力，也是一種非常重要的價值。

¹ 馮朝霖，德國波昂大學哲學博士，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院專任教授；同時兼任：新北市新莊社區大學主任、台灣另類教育學會理事長、社團法人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監事、財團法人海聲人智學教育基金會董事。

² 本文內容係編輯訪談馮老師的逐字稿，為便於讀者閱讀在順序上已略作調整。

我們可以追溯到希臘時代西方的美學概念，強調的是平衡與和諧。體現在目前的臺灣教育情形，簡單來講就是競爭力不是不重要，因為人需要生活，需要工作，常會遇到競爭。但是一個完整的、健康的教育，應該強調競爭只是教育的一部分。所以，美感教育的路線，就是要讓我們的五育不可偏廢。學生可以有很高的學習成就，可是他的那種情意、群性，他們的自由自在，不應會受到壓縮、打壓。這樣的教育才是平衡的、和諧的，這也就是談論美感教育的時候，很重要且基本的指標。

再以臺灣的「另類學校」為例。我發現他們莫不強調人的自由與主體性，認為教育的基本意義就是在開展人的自由，不應該被各種各樣的外在的力量控制，成為權力下的工具。而它的實現方式就是透過美感教育。例如華德福教育，當你走進學校裡，就能感受到它學校的氣氛、顏色、或者是建築，無論是看得到、碰觸到的，都有美的感覺。

我們在推動美感教育時，必須在當前我們國家的社會文化處境上，不停地反思。反思我們的教育是否僅僅努力地去發展競爭力，但相對在人性上，沒有受到應該有的關懷，或是一種更平衡、更和諧的發展。

馮朝霖指出，教育其實可以分成人性和人力兩種。人性教育是擺脫外在目的操縱；人力教育基本上是把人當作去滿足經濟及政治系統的需要。根據他的觀察，臺灣的人力教育品質非常好，吸引不少外國人喜歡來台灣投資，但是對於人性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要能夠去實現人們自我追求，完成生命的意義。目前有很多人在推動靈性教育、生命教育跟美感教育，這三者是從不同的角度與途徑，促進人性教育的平衡發展。如果人力跟人性的教育達到平衡，我們的教育就符合憲法精神，教育基本法的目的就是要維護生命的尊嚴，提升生命的價值感。美感教育、靈性教育與跟生命教育都與教育基本法所追求的教育基本意義有關聯。美感教育如果能朝向促使人性教育跟人力教育達到某種程度的平衡與和諧，就是朝向全人教育的方向。

二、美感教育解構現存的教育框架

馮老師深入淺出地告訴我們真正美感教育的本質應該是要去釋放人性，要能夠讓人性得到更完整的發展。但目前國內的教育場域似乎存在一些限制、框架，有許多老師都體認到美感教育是重要的，然而一旦要付之實踐行動，又會覺得窒礙難行或成效不彰而遲疑起來。針對這個問題，馮老師指出美感教育的框架就是那些會影響人的自由、學習、主體性的限制。而這些限制與整體國家、社會的美感的素養有關。如果沒有任何框架存在，他認為也就沒有美感教育的必要性。是以，他接著說：

美感教育存在的意義就是要面對框架，面對限制，面對那些束縛。我們的美感教育是有它的框架的。那框架是什麼？就會牽涉到對整個台灣的教育系統及教育背景的認識。我們教育最大的框架就是資本主義與功利主義，所有孩子的學習，所有的教育系統的運作，基本上都離不開競爭兩字。強調要跟別人比較，要比別人佔有更多的文化資本，才能夠在社會中擁有更多的機會去佔有資源。這是一個最大的框架。

例如，台灣很多孩子學藝術，畫畫、跳舞、或是學琴等，大都是為了提升所謂的競爭力。有一位音樂神童曾語謙，他在今年獲得柴可夫斯基音樂大賽的最高殊榮，但他在四年前參加比賽並沒有得獎。事後有高人告訴他必須改變心態，音樂不是去演奏給裁判聽的，而是去跟聽眾分享自己對音樂的領悟，不應該在意是否獲獎，而是在意如何和別人分享。他接受了這個觀念，四年以後成功了。

如果我們太過於強調競賽與名次，整個台灣社會、文化到最後就會變成功利主義的教育，這是一個最大的框架，所以我們要推動美感教育，就要去跳脫這種功利思維的文化。

能發現美感教育所面對的現有框架是一件要緊的事，而該如何跳脫、突破這個框架更顯棘手，於是我們所關注的問題就是：「如何跳脫、突破這個框架？」馮朝霖老師給的建議如下：

美感教育其實就是要去解構框架，美感教育的意義本來就是要提升我們的整個社會文化的自由度，讓個體能夠自由發展。透過美感教育，能夠去反思個人還有整個社會，到底受到什麼的力量支配，使得我們不自由、不夠自主，使得我們不快樂。用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的文字來說，就是「覺察」。不管是在國家的層次，或者是學校的層級，或者是教育者的層級，都必須要這樣的「覺察」。如果沒有這樣一個認知，我們到最後會花了非常多時間與資源，卻做出與美感教育意義背道而馳的行為。

推動美感教育也要釐清人性與人力教育的不同。人性教育是要讓人能夠完整自由、幸福；人力的教育就是讓人具有競爭力。一旦教育的方向只以提升人力為取向，讓人力更有競爭力，這樣的出發點，就會跟美感的本質相互矛盾。尤其在公部門必須要很小心，不能夠太過於急功近利。美感教育就是不要去強調透過比賽、競爭、績效，來當作教育的唯一方向。我了解公部門很要求績效，可是這個績效，就會產生急功近利的問題，而文化的孕育與成長，絕對不會是速成的。

三、美學研究作為跳脫教育框架的可能性

談到要「如何跳脫資本主義及功利主義的框架」這個問題，馮朝霖認為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目前研究的三大主軸：存在美學、公民美學以及生態美學，可以作為原則性的提醒，並且是美感教育的概念指標，另外與十二年國教提出的三個基本的理念：自發、互動、共好是等同的概念。

他清楚地說明，存在美學可以針對個人來說，其實就是強調要怎麼樣讓學生更具自發性。誠如席勒說過，在遊戲當中我們才真正的完整，且只有完整的個人才會遊戲。遊戲是什麼？遊戲絕對不是功利的，遊戲其實是一個人自發的本性。所以美感教育在存在美學這個層次上，第一件事情要檢討的就是有沒有重視或是維護自發性。今日的學校教育太多任務了！不斷地增加學生的負荷，加到最後都是對自發性的一種殘害。

再者就是互動，如果我們要跳脫功利主義的框架與操縱，在公民美學方面就是要強調互動。互動是什麼？再以曾語謙的例子來說，參加音樂比賽時，就是抱著要跟聽眾分享的？名次已經不在考慮中了，所強調的就是音樂分享，分享就是一種互動，分享與互動都是公民美學領域很重要的精神。

所以當我們去推動公民美學時往往會根據過去的文化互動慣例來進行。馮老師援引兩個例子做了生動的闡述：

台灣有一間學校叫做道禾，它是以前東方文化及東方美學作為主軸的另類學校，他們的教育非常重視節氣，比如說立春、冬至、中秋、春節……；學生學習寫春聯、準備年菜、拜年，在這些節氣與節慶的人際互動中，孩子從參與中自然地學習，最終成為習慣，文化就能傳承。這就是公民美學的一種表現。

又譬如日本人，他們的祭典真不得了！非常重視！因為祭典裡面不只有美學的層次，甚至於有宗教的、多元文化的生活方式。

公民美學其實是要重視在生活當中的學習跟體驗，美感教育更是應該真的進入學生生活裡面的點點滴滴日常生活，才是真正可長可久的。而不是說一個兩年或三年的計畫……，計畫結束以後剩下什麼？目前我們的學校教育都太形式化，對公民美學的內涵，沒有賦予足夠的重視。從公民美學裡互動的概念，透過分享、透過習慣的不斷地重複，在這重複當中，孩子會有一種社區的感覺。公民美學就是要去構築、形塑我們的社區。

從公民美學的互動概念，也讓我們知道美感教育一定要透過學校走入社區。例如屏東泰武國小的社區裡面，有很多傳統藝術的能力：雕刻、編織、五謠傳唱等，五謠傳唱已經揚名國外，他們的合唱團常常受邀到國外去表演。透過五謠傳唱他們學習自己的母語文化，恢復對文化的認同。這些都與公民美學的內涵……。

生態美學則重視人跟自然的連結。現在大部分人生活在城市，跟自然的感覺

是疏離的、遺忘的，必須要重建。所以生態美學強調體驗，因為人們跟自然的關係基本上就是體驗，把學生放到山中、河裡，他們就會有感覺，這是人內心本來就有的渴望。馮朝霖認為，雖然生態美學聽起來比較龐大，但事實上應該是最容易做的。像現在學校推動的「食農教育」，讓孩子去種菜、種稻子，教導他們食物的來源，維護食物安全的方法，而不是仰賴商業。這就是生態美學可以著手的一環，因為只有透過體驗、透過 DIY，我們才可以擺脫功利主義的框架。

四、美感的影響力如何可得？

由於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提出以「覺察、認知、情意、行動」四個層次來評估美感教育的影響力，我們也迫切想知道這樣的層次是否合宜？在向馮老師請教後，他的觀察與意見如下所述：

我覺得影響力應該是能夠讓更多我們社會上的人都能了解美感教育跟人、社會、整個地球生態的關聯性，透過實作、體驗、一些實踐之後，自然就會明白。

存在美學、生態美學、跟公民美學，基本上也只是要讓我們知道美的充分意義，但在進行跟美感有關的活動時，不可能區分的那麼清楚。例如我們在慶祝中元節、中秋節，要怎麼樣歸類於存有、公民、或生態美學？美應該是一個整體的、綜合的，如同生活是整體的，文化是一個整體的，我們的感受也是整體的。

如果要講影響力評估，想了解推動美感教育之後有無產生改變？我覺得可增加幸福感。幸福感就是被愛的感覺，幸福就是被愛。我們強調在校園裡面所有的人，特別是孩子要有被愛的感覺、要有幸福的感覺，那是一個人權，人權不只是法律上的問題，人權到最後是文化的、倫理的問題。我認為美感教育到最後也是會牽涉到幸福感；幸福感當然可以說是跟情意有關，可是我認為不只是情意，它會透過前面四個層次，到最後是一個綜合性的、幸福感、被愛、被尊重的感覺。

馮老師也建議，評估影響力可以走進地方，找到值得學習的部落或村落，汲取他們的經驗，挖掘出教學素材，然後整理、描述住民們的經驗，從中發現典範，再加以協助、報導及觀摩分享，就可以擴散美感教育的影響力。例如古坑的樟湖生態中小學就是一個值得分享的典範。

五、結語

訪談近尾聲時，馮老師對台灣的美感教育，對亞太地區美感教育研究室有深厚的期許，字裡行間透露這位哲學家關懷人群、厚愛世間的美學情操。現在把這段話當成結語，摘錄於下：

台灣社會基本上是一個愛美的社會，而現在最欠缺的是美學的意識。我們的自然環境是漂亮的，但公共建設、城市還不夠漂亮，因為我們還不知道怎麼樣去經營一個城市，在這個當中美感就可以發揮作用。所以我認為整個教育的改革還有社會的文明的演化，美感的素養真的是非常重要，做為一個教育政策的幕僚的機構、中央層級的教育研究機構，國教院應該要長期的把美感當作重點發展，這樣子才能夠讓我們的城市發展與改造更進步。我相信台灣有機會做出一個非常棒的美感教育，重視美學的社會。

同時，我覺得美感教育要連結到全人教育，全人教育剛提到就是讓人力跟人性不偏廢、讓人更自由更平衡更幸福。這些東西被建構出來以後我們就可以作為學校發展的參考，因為我們台灣十二年國教要走的路就是學校要有更自主性的發展，在德國這樣的法律稱為學校發展法，我們未來教育也應該訂定學校發展法，相信美感教育也要配合這樣的一個趨勢。